

杜牧有可能做驸马吗

◆ 钟 菡

常常在读唐诗时会脑洞大开,想到一些无厘头的话题,比如,杜牧有可能做驸马吗?如果从中小学课本上拼出杜牧的形象,应该是个忧国、不遇,又很风流的才子,看似跟“驸马爷”的形象八竿子打不着,但仔细一看,其实还真有可能。

做驸马,配不配

杜牧能不能当驸马,首先得看他有没有当驸马的资格。第一自然要看出身门第。杜牧的出身,京兆杜氏,虽然比不上“崔卢郑王”,在唐代也是响当当的京城豪门,有“城南韦杜,去天尺五”之称。这一门族出了不少宰相,杜牧的爷爷杜佑任相长达十年,德高望重,还有《通典》这样震惊学术界的著作。

要说杜牧的经历,其实跟贾宝玉非常像。从小骑宝马、住豪宅,享不尽的荣华富贵,可惜杜佑在他十岁时去世了,接着他的父亲也过世了。杜牧兄弟二人只得搬出“大观园”樊川别墅,生活水准一落千丈,甚至沦落到“食野蒿藿,寒无夜烛”的地步。脂砚斋评《红楼梦》说贾宝玉后来“寒冬噤酸齄,雪夜围破毡”,简直如出一辙,杜牧如果看到,说不定也要起诉曹雪芹抄袭之嫌了。

那么问题来了,如果这时候皇上要选驸马,杜家有资格应征吗?

元和九年(公元814年),唐宪宗下旨为岐阳公主选聘驸马,不想唐代公主自从高阳公主、太平公主起就坏了口碑,谁娶谁倒霉,世家大族的公子哥儿们听说又要选驸马,吓得一律辞疾不应。公主嫁不出去,太监也替皇上捉急,终于这时候有人“亮灯”了,这位不惧妻管严勇猛说出“我愿意”的公子,恰恰就是杜家的人。

不过这个人不是杜牧,是杜牧的亲堂哥,叫做杜惊。

杜惊迎娶了天朝第一白富美,后来当上宰相,走向人生巅峰。跟杜牧相比,杜惊有哪些优势?从硬件看,杜惊跟杜牧其实是半斤八两。同样是宰相杜佑的孙子,杜惊是杜佑的二儿子杜式方所生,杜牧是杜佑的三儿子杜从郁所生,两个都非嫡长子之后,在杜家的地位应该是相当的。在孙光宪所作的唐五代笔记小说《北梦琐言》里,杜惊甚至还被误记为杜从郁之子。

从软件看,杜牧还比杜惊要高出不止一倍。中晚唐的皇帝喜欢有才华的,选驸马,更看重的是进士出身。杜惊是靠“门荫”得的官,如果真让他去考进士,他很可能还考不上。《北梦琐言》里记了一个杜惊的名号,叫做“秃角犀”,讽刺他有名无实,一介庸夫。杜牧却是货真价实的进士及第,满腹文采,精通兵法,按照《唐才子传》的记载还“美容姿”,这样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优秀青年,怎么皇上和公主都看走眼了呢?

杜牧输在哪里?其实是年龄。岐阳公主选驸马的那一年,杜牧只有十一二岁,



▲ 杜牧《张好好诗》局部

根本不在考虑范围之内。如果杜牧能够早生几年,与公主同龄,那皇上心里的候选名单,恐怕要改写了。

做驸马,肯不肯

小杜如果去选驸马,是绝对有资格的。但是愿不愿意做,又是另外一回事了。唐宪宗有十九个女儿,错过了岐阳公主,总还有别的公主。可是,也未见杜牧在娶公主上动过什么脑筋。

当时的进士阶层普遍不看好“国婚”,不少人在皇帝钦点之下,还找各种理由拒绝。杜牧身处这个圈子,也难免受风气影响。而且,据史书记载,“牧从兄惊隆盛于时,牧居下位,心常不乐。”如果你的亲堂哥是国家总理,你会不开心吗,为何要不开心呢?

跟杜牧同时期的诗人,像贾岛、李商隐都有诗赠给杜惊,希望能得其引荐。李商隐赠给杜惊的诗叫《上杜七兄仆射相公》,在诗中则写“弱植叨华族,衰门倚外兄”,“外兄”就是表哥,有人据此认为李商隐跟杜惊是亲戚关系。其实,这点亲戚根本查无可考,分明是在攀高枝。连李商隐都不惜冒称“表弟”前来抢大腿,可见这大腿够粗。杜牧放着这么近的“堂哥”大腿都不抱,还要不开心,更不要说让他去做驸马“吃软饭”了。

其实杜佑那么一大家子,真正考上进士的,就杜牧跟他亲弟弟杜顓。在晚唐进士是很有地位的,因为比较难考,能考上的,必然是精英中的精英。杜牧那一年只考取了三十三人,他本人也对此非常得意,作诗寄给长安的朋友炫耀“东都放榜未花开,三十三人走马回。秦地多年多酿酒,却将春色入关来”。一般来说,中了进士,日后多半仕途得意,官运亨通,“由此出者,终身为闻人”,并且皇帝也看中这点,唐宣宗“雅尚文学,听政之暇,常赋诗,尤重科名”。很可能在杜牧眼里,中进士比做驸马要风光和荣耀得多。而他的志向,应该是通过科举步入仕途,再凭借自己的才能和努力,重新登上爷爷的位置。

但现实是残酷的,杜牧在官场一直混得不如意,一生都在为养家糊口奔走,个人背了很大的经济包袱。首先,是他自己的老婆孩子,然后是他患眼病的弟弟,还有一个守寡的妹妹。为了负担这些人的生活费,杜牧甚至放着好好的京官不做,屡次请求外放,因为外地官的工资比京官要高,“是作刺史,则一家骨肉,四处皆

泰,为京官,则一家骨肉,四处皆困。”没有真才实学的杜惊反而一路顺风顺水,尽享清福,还做了宰相。杜惊凭什么,就是凭借的驸马身份。

那么问题来了,如果皇上真下道圣旨要把公主许配给杜牧,杜牧会不会答应呢?如果是他刚中进士那会儿,多半是不肯的,但倘若是他见识到官场黑暗,背上沉重经济包袱的后半期,也许会为了“钱”的问题而眨一下眼睛吧。

做驸马,好不好

如果杜牧真当了驸马,那势必必要上演一场唐宫狗血大戏了。唐代公主以骄纵刁蛮闻名,像是《醉打金枝》《公主嫁到》里面演的那些殴打欺凌驸马的场面并非无据。即便摊上一个温柔贤惠如同岐阳公主那样的,遇到杜牧这种驸马,有可能还管不住他在外面花天酒地。

为何唐代的家子弟和进士不愿意娶公主,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断了自己“风流”的后路。驸马是不能够纳妾的,出去寻花问柳,“春风十里扬州路”想也不要想,倘若公主不幸亡故了,还得为她守孝三年。说穿了,在公主家里,夫妻的地位是颠倒着来的。

但就好比古代女性地位低,大部分人也逆来顺受了,对于某些才女,如朱淑真就忍不住写诗泄愤,还大胆出轨追求自由爱情。所以,做驸马,如果是像杜惊这种庸才也就罢了,杜牧这么有文采和想法的人,若受了什么委屈,必定忍不住大书特书,倘若把对公主的种种不满,或者对驸马地位提高的呼吁写出来流传天下,岂不是让皇上大大地没面子?

而且,倘若他再迈进一步,争取自己做丈夫和男人的权力,那后果更加不堪设想了。杜牧的花心,恐怕是藏不住的。《北梦琐言》记载说“杜紫薇唇厚”,“唇厚”的人,一般来说性欲会比较旺盛,喜欢追求感官上的刺激,杜牧有那么多坊间韵事被记载下来,应该不是被冤枉的。甚至,据说他还有一个私生子,这个私生子叫做杜荀鹤,也是晚唐一个有名的诗人。倘若杜牧做驸马,某天,突然蹦出一个孩子找来皇宫认爹,还在外面写诗散布,闹出皇宫一特大丑闻,到时,皇上不砍了他才怪。

那么问题来了,如果杜牧真做了驸马,会比他原本的人生幸福吗?

这恐怕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,也许每个人心中,都会有各自不同的答案。

《战国策》卷十七《楚四》“庄辛谓楚襄王曰”条记载,庄辛劝楚襄王不可宠信州侯等四人,否则将要亡国。襄王不听,结果果然国势危险,便又请来庄辛请教推测。有趣的是,庄辛并没有回答襄王“为之奈何”的问题,而是用了蜻蜓——黄雀——黄鹄——蔡圣侯——襄王五层论据来论述:

王独不见夫蜻蛉乎?六足四翼,飞翔乎天地之间,俛啄蚊虻而食之,仰承甘露而饮之,自以为无患,与人无争也。不知夫五尺童子,方将调饴胶丝,加己乎四仞之上,而下为螻蚁食也。

蜻蛉其小者也,黄雀因是以。俯噉白粒,仰棲茂树,鼓翅奋翼,自以为无患,与人无争也。不知夫公子王孙,左挟弹,右摄丸,将加己乎十仞之上,以其类为招,昼游乎茂树,夕调乎酸醎,倏乎之间,坠于公子之手。

夫雀其小者也,黄鹄因是以。游于江海,淹乎大沼,俯噉鰕鲤,仰啖菱衡,奋其六翮,而凌清风,飘摇乎高翔,自以为无患,与人无争也。不知夫射者方将脩其蒲庐,治其缡缴,将加己乎百仞之上,彼磁矰,引微缴,折清风而抟矣。故昼游乎江河,夕调乎鼎鼐。

夫黄鹄其小者也,蔡圣侯之事因是以。南游乎高陵,北陵乎巫山,饮茹溪之流,食湘波之鱼,左抱幼妾,右拥嬖女,与之驰骋乎高蔡之中,而不以国家为事。不知夫子发方受命乎宣王,系己以朱丝而见之也。

蔡圣侯之事其小者也,君王之事因是以。左州侯,右夏侯,攀从郢陵君与寿陵君,饭封禄之粟,而戴方府之金,与之驰骋乎云梦之中,而不以天下国家为事。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,填颍塞之内,而投己乎颍塞之外。

襄王闻之,颜色变作,身体战栗。使用乃以执珪而授之,为阳陵君,与淮北之地也。

表面上,庄辛似乎是在谈“应该对自身处境保持清醒”,但我觉得,庄辛倒更像是在谈论人生:无论蜻蜓、鸟,还是人(无论身份,无论在战争中是输是赢),在他们志满意得之时,实际上都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在等着他们。

从头看庄辛在这段论述中所用的逻辑,先是在开头点明“为时未晚”,让楚王不要丧失信心,然后一层一层从蜻蜓开始,阐述世间无论昆虫动物还是人类,都无法摆脱一个外在的大困境。从说服策略的角度来说,其实这才是更为根本性的“策略”,相比一个具体的对局势的应对,从根本上改变楚王对世界的认识,才能让他真正转换思维,用时刻警醒的眼光去看待事物。有趣的是,最后描写襄王的反应非常生动:脸色大变,浑身发抖。如果把整个反应理解为对一个奸计谋的反应,未免夸张,但如果按照“对世界的根本认识改变了”来理解,便相当合理,可以看做是对这个计策所产生影响的侧面呼应。

庄辛所谈论的人生的意外和瞬息变幻,让我联想到了刘慈欣的科幻小说《三体》里的三体世界。小说里写道,人类一直都认为事物的发展是有规律的,人类认识世界的科学和哲学都根基于此。然而三体人生活在一个毫无规律可言的世界里,一代代人都在拼命寻找自然规律,力求能存活下来,但都失败了,只能通过星际远征寻找新的家园。小说里的设想是,三体世界的毫无规律才是现实,人类能活在有规律的适合生存的地球上其实是一个巨大的偶然。《战国策》里庄辛的例子,难道不也是这个意思吗?鸟儿翱翔天地,自以为一切都尽

不可预测的人生

在掌握中,不知道几时就被人打下来了,可能是下一秒,也可能是几年后。眼前看似可掌控的局面实际上是偶然的,不可预测性才是更大维度上人生的真相。

“人生之不可预测”这一主题在后世文学作品中也多有表现,一直影响到了现代小说,比如金庸的《天龙八部》,就着重表现了人在命运控制下的身不由己:乔峰本来以为自己是宋人,突然有一天被揭露身世,原来是契丹人后来到辽国得到国王器重,可是想要和爱人一起塞外放牧的生活再也不可得了。虚竹阴差阳错成了一派宗主,看似什么都有了,但这一切“好运”都是他被迫“收下”的,没有人问过他是否真的愿意得到武功、权势并且背负责任,对于他来说,其实最大的心愿只是想当个和尚。人生际遇之离奇,有时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,会“强硬”地降临。而想想历史中的事件,对于二战中的欧洲犹太人、遭遇大屠杀的南京居民,战争就是摧毁一切、创伤深远的飞来横祸。再看看最近发生

的新闻,马航航班的离奇失踪,尼泊尔的突发大地震,无一不是人生不可预测性的体现。眼下的生活看似平静,但可怕的危机很可能在下一刻就会突然到来,而那个也无法保证是永远能“幸免于难”的那个。庄辛对楚国国君所发的感慨,不仅在后来文学文化传统中都能看到踪影,连现在发生在身边的事,都好像能被远在战国时期的这席话所印证。

那么,当面对跨越了时空的对人生的洞悉,当明白了人生的不可预测是难以避免的真相,当看透了时光流逝、历史永恒之下个人的渺小,要怎样重新面对生活,在难以消弭的痛苦之中自处呢?“人生得意须尽欢,莫使金樽空对月”,古人早已给出了答案,没有什么比此刻更珍贵的了。金樽在手,当尽情享受,用心珍惜。“飞来横祸”的阴影或许永远不会消失,但不必无谓地担心莫须有的危险而蹉跎了此刻;也无需后悔自己的“清醒”,宁可继续当自欺欺人的鸵鸟——不看到人生的真相,又怎能体会“当下”之珍贵?人生是每人一张的单次入场券,真诚地对待身边人,珍惜每一个此刻,背负着勇气大步走下去,才能不辜负这绝不仅有的、来到世界这个大游乐场玩一圈的机会。

正如邵毅平先生在《诗歌、智慧的水珠》一书中讲到的,中国诗人习惯用个人经验来表达宏大主题,而具体的个人经验往往能够带来超越时空的感动。《战国策》里庄辛的论述,《孟尝君列传》中冯谖劝孟尝君看开门客趋炎附势的角度,和诗歌中的情况一样,其实也正是个体到普遍经验的递推。个人经验与宏大主题之间的关系,个体与个体之外的世界,短暂与永恒,这之间的关系是中国文人持续关注的话题。文人们在谈论人和个人经验时,时刻附加着指向“上天”层面的表达意向,始终追求能透过个体传达普遍感受,因此能在及时行乐的同时感受到背后永恒的图景,并再度从这可见而不可得的永恒回归到对个人本身的悲哀。这两个层面的联通与循环,形成独特的复杂感受。“人”的背后一直都有“天”的存在,无论是历史还是文学,在审视人自身时,也会不可避免地审视到人背后永恒的图景。好的作品对于世界的审视,往往能够达到这一层面,因此可以引起共鸣的经典文本所传达出的感情,不会是简单的哪一种。此刻的快乐之中掺杂着永恒的悲凉,人世尽头的绝望之中也能看到超越的希望。



▲ 《战国策》书页